

当作疔也。”说明“疔”是指“绞肠刮肚”似的急痛。

再从《金匱要略》条文来分析，当归芍药散证为肝脾不和，当归生姜羊肉汤证为血虚寒滞。肝脾不和，可发生腹中急痛，自不必待言。至于血虚寒滞，是否可形成腹中急痛呢？笔者认为，完全可能。我们不应仅从“血虚”着眼，而应从“寒滞”来看。“血虚”是病因，“寒滞”才是病机。寒性收引，主痛。《素问·痹论》云：“痛者，寒气多也，有寒故痛也。”《素问·举痛论》云：“寒气入经而稽迟，泣而不行，客于脉外则血少，客于脉中则气不通，故卒然而痛。”血虚寒滞的“疔痛”，正是寒气“客于脉中则气不通，故卒然而痛”，是属于“腹中急痛”。当归生姜羊肉汤温养血脉以散寒，药证相符。

四川省蓬溪县医药卫生学会 赖显荣

## 《疫疹一得》是否记载了流行性出血热

流行性出血热(以下称出血热)的发现，在现代医学资料中，记载较详。一般认为最早发现并认识此病，是1932年在苏联远东地区。1935年日军侵占我东北时期，在黑龙江地区发现此病，此后在国内外许多地区陆续发现。祖国医学对本病的历史记载，过去少有考究，本文就此讨论如下。

出血热在中医中，当属温病中之疫病范围。对温、疫类病，古人著作中论说极多，略言之，《内经》有“热病”、“五疫”之论；隋、唐诸家有“时气”、“天行”之说；吴又可著述“瘟疫”；叶天士论辩“温热”。究其实，都是总论温病及温病中之疫病的著作，而不是专论一病之书。随着祖国医学的发展，单论一病的著述逐渐增多，如所论近似“流行性感胃”的《风温论》；专论“鼠疫”的《鼠疫约篇》；以及专论“天花”、“麻疹”、“白喉”、“疫喉痧”等等。其中余师愚的《疫疹一得》一书，从其论述热疫流行、传染、症候以及治疗中，均可看出其所论的主要病证，十分近似出血热，

一、出血热的传染流行，一般由渐而达高峰。余氏对热疫流行传染的特点也说：“疫病之来，有其渐也，流行传染，病如一辙。”二者所论，特点相同。出血热的发病季节，一年有两个高峰(也有单峰型的)，5~6月为小高峰，10~12月为大高峰。余氏所论的热疫，从其所附之医案看，既有五、六月之间的热疫医案，更有冬月之疫疹医案，而1~4月则无一例。此与出血热发病季节基本一致。

二、从余氏对热疫之论与医案看，其病势发展，归纳起来是：发病急，来势猛，变化快，恶候多，易反复。这与出血热有相似之处。热疫的轻重不同，其

死亡率悬殊也很大。余氏在其记实中说：“乾隆戊子年，吾邑疫疹流行……轻者十生八九，重者十存一二，合境之内，大率如斯。”这也有其相同处。

三、出血热，顾名思义，是以发热、出血为主要临床特征，其病变一般分为发热、低血压休克、少尿、多尿和恢复五期。余氏所论热疫的症状特征，与此也十分近似。现举其主要者，比较分析如下：

1. 发热。余氏说：“热宜和不宜燥，至于遍体炎，较之昏沉肢冷者……以其气血尚可胜毒。”医案中既有身热如炉，目红面赤的论述，也有兼见恶寒和身不大热的记载。

2. 斑疹。他说：热疫必发斑疹，往往一病即斑。所附医案，除疫后半身不遂外，全都有斑疹而紫黑成片。

3. 出血。书中列有鼻衄、齿衄、舌衄、便血、溺血以及痰中带血等较为广泛的出血。

4. 疼痛。他在辨证中，常把“头痛如劈，骨节烦痛，腰如被杖”作为初期的主要特征，并指出这是“淫热之气，已流于肾经。”

5. 厥逆。余氏说轻则四肢逆冷，重则周身如冰，满口如霜，为热毒深伏之象。

6. 小便。余氏说疫证烈毒下注，小便赤涩，甚至短缩如油，以至癃闭不通。

7. 尿失禁。余氏认为肾虚失约，烈毒流于膀胱，则小便失禁。

此外，更值得指出的，是他在所列的症状中指明身热肢厥，是烈毒壅遏之故。而在医案中，更多的是由热转厥，恶候丛生。在斑疹紫黑案中记载着：六部脉伏，目红面赤，满口如霜，四肢如冰，时昏时躁，小水癃闭，斑疹紫黑……。不难看出，这是对厥热并存，热降病增，脉伏肢厥与小便癃闭并见的记实。这显然与出血热之两期交错基本相同。

四、从治法论，余氏同样把热疫作为一个具体病对待。他认为热疫的主因是瘟疫，并以自制“清瘟败毒饮”为主，随其邪之浅深、病之轻重及主兼之症进行加减治疗。此方的疗效，不仅余氏当时用之效果卓著，就是近些年来，用之加减治疗出血热的气营热毒炽盛，效果也很明显。

由上述分析表明，余氏《疫疹一得》所论“热疫”与现代医学的“流行性出血热”似同一疾病。若此，清代医家余霖将是文献记载该病的第一人，则该书便是祖国医学对本病记实的最早材料。按《疫疹一得》成书于乾隆五十九年(1794)推算，祖国医学对本病的发现、认识与记载，约早于现代医学138年。